天演論/導言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導言十四　恕敗

天演論
導言十五　最旨
托馬斯·亨利·赫胥黎著；嚴復譯

導言十六　進微

右十四篇，皆詮天演之義，得一一復按之。第一篇，明天道之常變，其用在物競與天擇。第二篇，標其大義，見其為萬化之宗。第三篇，專就人道言之，以異、擇、爭三者，明治化之所以進。第四篇，取譬園夫之治園，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。第五篇，言二者雖反，而同出一原，特天行則恣物之爭而存其宜，人治則致物之宜以求得其所祈向者。第六篇，天行既泯，物競斯平，然物具肖先而異之性，故人治所以範物，使日進善而不知，此治化所以大足恃也。第七篇，更以墾土建國之事，明人治之正術。第八篇，設其民日滋，而有神聖為之主治，其道固可以法園夫。第九篇，見其術之終窮，窮則大行復興，人治中廢。第十篇，論所以救庶之術，獨有耘莠存苗，而以人耘人，其術必不可用。第十一篇，言群出於大演之自然，有能群之天倪，而物競為爐錘。人之始群，不異昆蟲禽獸也。第十二篇，言人與物之不同，一曰才無不同，一曰自營無藝。二者皆爭之器，而敗群之凶德也，然其始則未嘗不用是以自存。第十三篇，論能群之吉德，感通為始，天良為終；人有天良，群道乃固。第十四篇，明自營雖凶，亦在所用；而克己至盡，未或無傷。

今者統十四篇之所論而觀之，知人擇之術，可行諸草木禽獸之中，斷不可用諸人群之內。姑無論智之不足恃也，就令足恃，亦將使惻隱仁愛之風衰，而其群以渙。且充其類而言，凡卹罷癃、養殘疾之政，皆與其治相舛而不行，直至醫藥治療之學可廢，而男

女之合，亦將如會聚牸牝之為，而隳夫婦之倫而後可。狹隘酷烈之治深，而慈惠哀憐之意少。數傳之後，風俗遂成，斯群之善否不可知，而所恃以相維相保之天良，其有存者不可寡歟？故曰：以人擇求強，而其效適以得弱。蓋過庶之患，難圖如此。雖然，今者天下非一家也，五洲之民非一種也。物競之水深火烈，時平則隱於通商庀工之中，世變則發於戰伐縱衡之際。是中天擇之效，所眷而存者云何？群道所因以進退者奚若？國家將安所恃而有立於物競之餘？雖其理誠奧博，非區區導言所能盡，意者深察世變之士，可思而得其大致於言外矣夫！

復案：赫胥黎氏是書大指，以物競為亂源，而人治終窮於過庶。此其持論，所以與斯賓塞氏大相逕庭，而謂太平為無是物也。斯賓塞則謂事遲速不可知，而人道必成於郅治。其言曰《生學天演》第十三篇《論人類究竟》：「今若據前事以推將來，則知一群治化將開，其民必庶。始也以猛獸毒蟲為患，庶則此患先祛。然而種分壤據，民之相殘，不啻毒蟲猛獸也。至合種成國，則此患又減，而轉患孳乳之寖多。群而不足，大爭起矣。使當此之時，民之性情知能，一如其朔，則其死率，當與民數作正比例；其不為正比例者，必其食裕也；而食之所以裕者，又必其相為生養之事進而後能。於此見天演之所以陶鈞民生，與民生之自為體合。物自變其形能，以合所遇之境，天演家謂之體合。體合者，進化之秘機也。雖然，此過庶之壓力，可以裕食而減；而過庶之壓力，又終以孳生而增。民之欲得者，常過其所已有。汲汲以求，若有陰驅潛率之者。亙古民欲，固未嘗有見足之一時。故過庶壓力，終無可免，即天演之用，終有所施。其間轉徙墾屯，舉不外一時挹注之事。循是以往，地球將實，實則過庶壓力之量，與俱盈矣。故生齒日繁，過於其食者，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，與自治之能，不容不進之因也。惟其不能不用，故不能不進，亦惟常用，故常進也。舉凡水火工虞之事，要皆民智之見端，必智進而後事進也。事既進者，非智進者莫能用也。格致之家，孜孜焉以盡物之性為事。農工商之民，據其理以善術，而物產之出也，以之益多。非民智日開，能為是乎！十頃之田，今之所獲，倍於往歲，其農必通化植之學，知水利，諸新機，而已與傭之巧力，皆臻至巧而後可。製造之工，朝出貨而夕售者，其製造之器，其工匠之巧，皆不可以不若人明矣。通商之場日廣，業是者，於物情必審，於計利必精，不然，敗矣。商戰烈，則子錢薄，故用機必最省費者，造舟必最合法者，御舟必最巧習者，而後倍稱之息收焉。諸如此倫，苟求其原，皆一群過庶之壓力致之耳。蓋惡勞好逸，民之所同。使非爭存，則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。不用則體合無由，而人之能事不進。是故天演之秘，可一言而盡也。天惟賦物以孳乳而貪生，則其種自以日上。萬物莫不如是，人其一耳。進者存而傳焉，不進者病而亡焉，此九地之下，古獸殘骨之所以多也。一家一國之中，食指徒繁，而智力如故者，則其去無□類不遠矣，夫固有與爭存而奪之食者也。不見前之愛爾蘭乎？生息之

夥，均諸圈牢。然其究也，徒以供溝壑之一飽。饑饉疾疫，刀兵水旱，有不忍卒言者。凡此皆人事之不臧，非天運也。然以經數言之，則去者必其不善自存者也。其有子遺而長育種嗣者，必其能力最大，抑遭遇最優，而為天之所擇者也。故宇宙妨生之物至多，不僅過庶一端而已。人欲圖存，必用其才力心思，以與是妨生者為鬥。負者日退，而勝者日昌。勝者非他，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。三者大而後與境相副之能恢，而生理乃大備。且由此而觀之，則過庶者非人道究竟大患也。吾是書前篇，於生理進則種貴，而孳乳用稀之理，已反覆辨證之矣。蓋種貴則其取精也，所以為當躬之用者日奢，以為嗣育之用者日嗇。一人之身，其情感論思，皆腦所主，群治進，民腦形愈大，襞積愈繁，通感愈速。故其自存保種之能力，與腦形之大小有比例。而察物窮理，自治治人，與夫保種治謀之事，則與腦中襞積繁簡為比例。然極治之世，人腦重大繁密固矣，而情感思慮，又至賾至變，至廣至玄。其體既大，其用斯宏，故腦之消耗，又與其用情用思之多寡、深淺、遠近、精粗為比例。三比例者合，故人當此時，其取物之精，所以資輔益填補此腦者最費。腦之事費，則生生之事廉矣，物固莫能兩大也。今日歐民之腦，方之野蠻，已此十而彼七；即其中襞積覆疊，亦野蠻少而淺，而歐民多且深。則繼今以往，腦之為變如何，可前知也。此其消長盈虛之故，其以物競天擇之用而腦大者存乎？抑體合之為，必得腦之益繁且靈者，以與蕃變廣玄之事理相副乎？此吾所不知也。知者用奢於此，則必嗇於彼。而郅治之世，用腦之奢，又無疑也。吾前書證腦進者成丁遲，謂牝牡為合之時。又證男女情慾當極熾時，則思力必遜。而當思力大耗，如初學人攻苦思索算學難題之類，則生育能事，往往抑沮不行。統此觀之，則可知群治進極，宇內人滿之秋，過庶不足為患。而斯人孳生遲速，與其國治化淺深，常有反比例也。」斯賓塞之言如此，自其說出，論化之士十八九宗之，計學家柏捷特著《格致治平相關論》，多取其說。夫種下者多子而子天，種貴者少子而子壽，此天演公例。自草木蟲魚，以至人類，所隨地可察者，斯賓氏之說，豈不然哉！